



宋書

十五

列傳二十三至二十八

|       |
|-------|
| 柳田文庫  |
| 文庫11  |
| D 272 |
| 11    |



文庫 11  
D 272  
11

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  
史父廡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  
王國寶廡下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廡即聚眾應之以女為貞  
列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國寶既死恭檄廡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  
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廡廡敗走不知  
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廡相失隨沙門釋

南史左作

南史二作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9276

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撻華數十眾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為時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厥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為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太祖征江陵以為西中郎主簿遷咨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人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為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為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

南史三  
作兩三人

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甯子為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為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枚茅征吉著於幽賁之爻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薦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付

選官隨缺敘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已，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群，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平

假高行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見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諡曰宣侯。世祖卽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下宣南史

南史終作修下同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

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慍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

南史口作

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卽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蔡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傳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闕幡蔡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未曾無此狀猶宜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蔡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

南史起作

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豐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竝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

南史茂之

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義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諡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為尚書令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初為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為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為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為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饗餐

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  
脣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  
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  
方越序易以誠懼所以俯仰周惶無地寧處若惠澤廣流蘭艾同  
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敏敢忘循命臣忤違之愆既已屢  
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聽丹情慙款仰希照察詔曰景仁退挹  
之懷有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尋領射聲頃之轉左  
衛將軍太祖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  
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俱  
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  
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  
代到彥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  
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朕風罹偏罰  
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  
無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  
殂情理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窆窆便欲粗依  
春秋以貴之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稱心  
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塞景仁  
議曰至德之感靈啓厥祥文母視天實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  
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  
思寔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  
之弊儒術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  
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  
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

南史尚作常

露庸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  
 中書舍人周赧輿載還府九年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  
 劉湛代為領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  
 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既入  
 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  
 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  
 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  
 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  
 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咄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  
 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  
 以為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仁於  
 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為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

南史主作王

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  
 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  
 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  
 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  
 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  
 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  
 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邪疾  
 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任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卒或云  
 見劉湛為崇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文成公  
 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  
 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為難惋  
 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



南史作

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  
先照惠政茂譽寔留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  
矜幼而不彗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為侍中度支尚書  
屬父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無更橫疾恒因愚  
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為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克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  
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為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  
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為揚州主簿  
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  
司馬加建威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即本號為西夷校尉巴西  
梓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既反二郡彊宗侯勸羅奧聚眾作亂四  
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眾莫  
不為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

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為司馬及軍還以為揚州別駕從  
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為建威  
將軍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長子融之蚤  
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家世  
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  
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  
令有能名入為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禧令復有政  
績復為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為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百許日稱  
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  
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  
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

名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  
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為義康所待故在府州  
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  
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  
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廷  
太祖甚嘉之以為尚書吏部郎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  
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演之  
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  
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  
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群臣黃金生口  
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  
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

年詔曰摠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  
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濟右衛將軍畢才應通敏理懷清要竝  
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益演之可中領軍畢可  
太子詹事畢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畢尋事發伏誅遷  
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為宰  
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臥疾治事性好舉才申  
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  
以疾不從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  
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侯演之昔  
與同使江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撰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侍世祖大明初  
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

下韋坐徙始興郡勃免官禁錮勃好爲文章善彈琴能圍碁而  
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  
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  
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  
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  
輒聽募將委役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  
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  
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徒  
勃西墜令思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事阮  
佃夫王道隆等復爲司徒左長史爲廢帝所誅順帝卽位追贈本  
官勃弟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  
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  
自頃幹僮多不祇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  
融之子暢之襲寧新縣男大明中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  
軍爲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羣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群公義雖往  
結恩實今疎而任卽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  
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  
其璧不知存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  
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衣衣... 其... 論... 史... 軍... 幅... 自...

列傳第二十四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 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 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群僚博議... 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所陷皆可略言矣天可

南史又曰曾祖晉江州長史哲

黃川生

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齊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  
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  
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  
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  
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  
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  
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  
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論夫聖人立教  
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  
耳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  
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  
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  
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  
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  
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  
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  
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  
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  
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  
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  
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  
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爲通  
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  
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

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  
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  
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咭之  
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  
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  
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  
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  
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  
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  
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  
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  
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  
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  
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  
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顧望  
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  
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  
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  
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  
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  
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苟  
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郝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  
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  
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奭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

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  
鞭寒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  
咸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  
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  
獲申鄒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目礪殺兒無  
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  
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  
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  
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  
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  
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桓偉進號安西轉補功曹舉  
陳郡謝紉自代曰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  
以之獲寧鮮之狠承人之謬蒙過眷旣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  
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  
見行參軍謝紉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石雖未足舒其采章  
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群  
望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仍  
遷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  
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  
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洄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  
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  
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旣殺之非已無緣生之  
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闕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  
毅舅甥制不相紕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

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竝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撝撻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囑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

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慙慙變色動容旣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自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爲太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



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  
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  
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  
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  
此既必然江南顛顛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  
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  
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  
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  
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  
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  
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  
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石

等可念爾若行也或速其禍及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  
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清滁  
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高祖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鮮之爲人通  
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卹親故性好  
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高祖所狎上嘗於內殿  
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  
而外啓尚書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  
此永初二年出爲丹陽尹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以從征  
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  
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  
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愔位至尚書郎始興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

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惺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為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

南史作晉

南史充於

南史口口作  
徵為

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過無微顯彰茂實使百世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於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騎常侍袁淪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荊州員外散騎常侍范滎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元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雒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軌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

園客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竝兼散騎常侍班  
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覲之規  
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  
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當良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  
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偽告厲違和水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  
弘攸宜而自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  
使群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征之  
禮廢而未修眷被氓庶無忘欽恤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  
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  
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  
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  
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  
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松之反使奏曰臣聞天道以  
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  
雖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  
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  
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  
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  
踊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旣流故忘其  
自至于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  
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慙懼屏營不  
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  
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  
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

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喜之曰此為不朽矣出  
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為常侍復領二州大  
中正尋出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  
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  
時年八十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  
史記竝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  
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叔父  
盼為益陽令隨盼之官隆安四年南蠻校尉栢偉命為參軍時毀  
仲堪栢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懼禍難求已解職還益陽義  
旗初長沙公陶延壽以為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瀏  
陽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為行參軍毅嘗出行

而鄱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  
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  
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  
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  
微罰可也出補宛陵令趙恢為寧蠻校尉尋陽太守請為司馬尋  
去職高祖以為太尉行參軍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為監軍長  
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  
憂西不時別有一慮爾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  
加重復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  
除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為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  
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  
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時有尹

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騰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騰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赦竝免晦進號衛將軍轉諮

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瞻密信報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爲邵意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爲益州與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全免晦旣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七年彥之北伐請爲右軍錄事及彥之敗退承天以才非軍旅得免刑責以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爲劫制同

籍菴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竝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  
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菴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  
同籍菴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  
舉爲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  
叔父已沒代公道生竝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  
爲菴親令代公道生補兵自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  
道由於主者守菴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疑懼非  
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竝宜見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  
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又議曰  
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爾奏事一卻動經  
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承天爲性剛愎不  
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  
內史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  
獄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竝名  
家年少穎川荀伯子謝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  
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丁況等久喪  
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  
備丁況三家數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爾  
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  
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歛然相糾或曰鄰曲分爭以興  
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  
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既  
遷獄訟必繁懼虧聖明亨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  
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服除之後不

南史曰作  
由

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群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楊於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興負海貲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爲念大宋啓祚兩耀靈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旨譯不絕去歲三玉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攜隙貪禍恣毒無因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

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群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旣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

逸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緝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  
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  
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剪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  
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  
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  
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  
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  
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  
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浚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  
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  
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部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  
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  
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日移遠就近二曰浚復  
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  
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  
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  
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  
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  
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  
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  
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  
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  
艸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  
春踰濟旣獲其利乘勝恇怯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森騎



蟻聚輕兵鳥集竝踐禾稼焚蕪間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  
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  
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  
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也今青兗  
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  
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  
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聞於圖始  
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  
土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  
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  
今雖積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  
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

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  
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  
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  
伯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  
旣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風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  
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  
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係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輪利鐵民  
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  
於封畿之內兵農竝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  
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  
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  
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

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禮平之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補補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不定務外通官塗明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戰具是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謂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欄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因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籛利鐵旣不都斷往歲棄甲坐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係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微敵之要也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益邪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承天與尚書左丞謝

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十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竝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顓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爲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芟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生白衣領職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臨川內史靈運從祖弟也才學見知卒於禁錮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論纂文論竝傳於世又攷定元嘉歷語在律歷志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嶮塞謹其烽柝使來運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保疆威攘寇漢世案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爲疆場莫不先憑地險却係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濶盛衰旣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踣蒼天踏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吉翰  
劉道產  
枕驥  
申恬

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為高祖所知賞永初三年轉道憐太尉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池氏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兄弟為質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

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率眾拒谿又遣將強鹿皮向白水谿擊破難當等竝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太祖經略河南以翰為持節監司離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會前鋒諸軍到彥之等敗退明年復為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輸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今且去明可便呈明且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厚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南史口作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

南史其作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贈

持節監刺史如故  
劉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也簡之事在弟子康祖傳道產初為輔國參軍無錫令在縣有能名高祖版為中軍行參軍又為道憐驃騎參軍襲父爵晉安縣五等侯廣州群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攻沒州城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竝護縱餘燼與姻親侯攬羅奧等招引白水氏規欲為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餘黨還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

年徵為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議參軍仍為持  
節督雖梁南秦三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  
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雒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雒部  
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竝皆順服悉出緣沔為居百  
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十三年進號輔  
國將軍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襄侯道產惠澤被於西土  
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經號哭追送至於沔口荊州刺史衡陽王義  
季啓太祖曰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癱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  
南境接凶寇政績既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宜其用奄至殞沒  
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  
延孫之蔭大明中為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  
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

為氏寇所攻道錫保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  
情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將率文武盡心固  
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冠軍咨議參軍前廷尉將軍晉壽太守  
申坦孤城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沒在誠  
宜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氏寇至城內衆寡道錫  
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  
依本要於事為優右衛將軍沈演之丹陽尹羊玄保後軍長史范  
曇竝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二  
十一年遷揚烈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  
荀齊文坐死乘輦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為有司所糾值赦明年散  
徵又以散後餘賊收下廷尉被宥病卒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鮑避難河

南史人作入  
燕作荒

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  
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  
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馬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儉  
燕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  
及史籍上白金日禪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  
坦曰日禪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  
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  
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  
以荒倉賜隔日禪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  
復技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  
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陽公  
義真鎮長安辟為州主簿後為義真車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

高南史曾作

南史糧作糧

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參軍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  
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南戍悉  
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  
退驥欲棄城走虜為太祖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鍾虞舊器南還  
一大鐘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  
夫政率所領牽鐘於洛水驥乃誑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修  
理城池竝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眾見就共守此城  
大功既立取鐘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既至見城不可守又  
無糧食於是引眾去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  
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  
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禰禪小將莫  
及始隨到彥之北伐與虜遇聳夫手斬託跋燾叔父英文特勒首

南史徵下有

勅以馬百匹贖之以驥為通且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參軍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於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詠二十四年徵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云諸郎開視上遣主書詰責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四長子長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為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尋坐巧佞專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事拜黃門侍郎出為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積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

南史虎作李  
南史國作普

止接正常相從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牆之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為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京邑方鎮者竝誅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數人逃亡得免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虎司徒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竝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大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修之守滑臺為虜所沒後得叛還元嘉中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驃騎道憐長兼參軍高祖踐祚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載不請休息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為綏遠將軍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



意悉皆。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威惠兼著吏民便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爲平西中兵參軍河東太守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度安西府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啓臣近至止卽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竝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呂綽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說急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改以帶臣有乖承事遂牽太原於民爲苦而瓮口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成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北虜入寇恬摧擊之爲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年起爲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齊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閭閉城拒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祚遷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

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二年遷督豫州  
學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  
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太守子謨早卒謨子元嗣海陵廣陵  
太守元嗣弟謙太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內史  
永子坦自巴西梓潼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爲世祖  
鎮軍諮議參軍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行  
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碭碭敗退下歷城蕭思話起  
義討元兇假坦輔國將軍爲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城孝  
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兗州世  
祖遣太子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討至兗州虜已  
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  
命先已聞知舉邨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群臣爲  
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  
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  
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病卒子令孫前廢帝景和中爲永嘉王子仁  
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以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  
至淮陽卽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陽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  
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令說闡降闡旣降殺之  
令孫亦見殺先是清河崔謹亦以將吏見知高祖永初末爲振威  
將軍東萊太守少帝初亡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  
謹擊之斬靈期等三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  
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  
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

目前世遺風故能樹績 巫名斯為美矣

宋書卷六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同高祖諱故稱字曾祖廩晉驃騎將軍祖  
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  
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為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  
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  
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舩送妻往江陵  
妻在桓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轉  
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  
不下高祖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

列傳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南史王裕  
之字敬弘

南史塘作

及古制

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卽更引還重申初讌召爲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塘還京邑久之轉黃門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爲侍中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爲度支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侍元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卽便祇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卽位又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

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太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

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惓惓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刈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躬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廷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遙芬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諡式旌追典於是諡爲文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旣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

明中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瓚之弟昇之都  
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

睦旣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竝全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

蒲疑蒲

守加秩中二千石大保王弘稱其清身潔已元嘉八年卒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旣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卽位出爲臨川內史入爲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衛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領遊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  
 孔惠宜竝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  
 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  
 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在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  
 異常白太祖宜出為廣州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  
 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  
 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  
 此不憂致大變也畢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  
 祭酒又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  
 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  
 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竝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  
 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為勞時上行幸還多侵  
 父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與  
 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  
 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  
 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  
 亦優詔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  
 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  
 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  
 利自陪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  
 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人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  
 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  
 宜從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  
 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

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貨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或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卽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郝敬叔竝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難行於

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鑠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漂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處啓作肆力之氓徒勒不足以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太



南史孟顛字彥

子左衛率表淑與尚之書曰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夢滯果茲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文人微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在南瀕寺側故書云南瀕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瀕之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縣車而體獨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即羊玄係孟即孟顛字彥孟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顛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為東陽太守遂

南史孟顛字彥  
孟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顛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為東陽太守遂

贈左光祿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尚之既還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竝得免世祖即位復為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竝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為賊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便同之巨逆於事為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

南史無氏

南史無氏

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爲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竝爲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旣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閩外至是竝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竝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

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光懷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於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曰我令如故諡曰簡穆公子偃別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莫常與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顯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

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人單，關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彊，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禪，君宗不競。寔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公于國，以有尚之策，與太守并。夫常與，非不王。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為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為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為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為太尉參軍，入為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為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為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為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為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為太尉參軍，入為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為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

南史沈作誥

撰征賦

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為積禍纏疊固以久矣况迺陵瑩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於京畿次師於汜上靈樞千艘雷輻萬乘羽騎盈塗飛於蔽日別命群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以鈎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塘威弧始發走鉞年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

之疑之

於原陞余攝官承之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盬賴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溯薄泗汭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為洪業纏懷清曆於是永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西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中策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諧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以永冀省輜質以遠傷睽謀始於蒼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蕤引蔓穎於松上擢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報涓塵而無期歡太階之休明

青春

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既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於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闕郊伺鄙，慕攜王之矯處。階喪亂之未寧，竊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嶠澠以制險。據繞雷而作扁，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卜相之叡哲。當草昧而經綸，摠九流以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旂，弧矢罄楚。羣之心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祖。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於幽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縢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主命於河湄，夕飲餞以儆裝。且出宿而言辭，歲旣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之晻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滄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巘。越查塘，覽永嘉之秦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流。庶萌分析，王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以消逆，簡文思以秉道。故恩用而刑廢，孝武捨已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轡難而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賊於百里，賴英

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已。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清滓。至如昏  
覆蔽景鼎。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  
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霾之穢氛。啓披陰之光  
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稀。務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  
變時雍於祖宗。

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  
巢處於西木。引臯飲於源淵。惠嬰襪而思躋。援冠弁而來處。視治  
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警觀曲  
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  
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鵲起於富  
春。果鯨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五偽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  
猶昏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  
獨悟於理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濟。拾建業其如遺。松萬

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貶。對曩籍  
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旣勅而國圯。彼問鼎而何階。必先賊於  
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  
矢。謝昧迹而託規。平安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已。  
薄四望而尤眇。歎王路之中鯁。蠶干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  
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鋏於宮省。于時  
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城墉闕於素備。安  
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奔  
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  
役。造白石之祠壇。懟二豎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  
愍文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勳。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仁。訊  
落星之饗旅。索舊婁於吳餘。迹階甃而不見。橫榛卉以荒除。彼生

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僞孫  
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  
落紐乏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  
徵胡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凱  
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游臨浙河而東浮鼓連弩於川上候  
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與迺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  
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湯游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  
北路以興思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透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  
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美輕紛  
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懷  
蕩慮揚權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阻在國斯使勾踐  
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

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淠之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賦聖藉  
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醜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  
盜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衰漢藩  
之治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辨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據忠辭於  
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已千  
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之眸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闕  
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騎遭弘偃之雙鳧恨有道之無時步  
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及師旅於此塵自皇運之東都始昌  
業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故黜昏  
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旆德非陟而繼宰豐踰禹其  
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  
緒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思撫警乘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

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擦四維。復先陵而清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迥邁。逗白馬以憩舲。貫射陽而望邦。濟通淮而薄角。城坡陁兮淮驚波。平原遠兮交路過。面荒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積沙。負千里而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層雲之崔巍。聆悲飈之掩扇。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春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說。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莫鶴鳴之在埵。踰宿驚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也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厠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

捨存以徵亡。喜薛寧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并曲垣之逶迤。以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侯遭時以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迫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樹。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豨。曷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柩。登高比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仞。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真吝。始熙績於武關。卒敷功於皇胤。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翳晷。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熾餘焱於海濟。驅鮑稚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溢。託末命之雲。冀靈武之北闕。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以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既雲撤於胸臆。遂席卷於齊都。曩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乎。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



兄弟以爲恩。相魏武以譎狂。究謨奮於東藩。桴未謀於東郭。身已  
鹹於樓門。審貢收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四川之浮磬。翫夷水  
之蠙珠。草漸苞於熾壤。桐孤餘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  
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名於彭殤。  
眺靈壁之曾峰。投呂縣之迅梁。想蹈水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  
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於是  
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溟。怨物華  
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遷。謂徂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  
徽德。爰識冲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氣以昭宣。道旣底於國  
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詠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  
協漢廣之發言。彊虎氏之羽翼。瀟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蕪崇。取  
園陵而湮沈。錫薺落於河。四序淪昏於漢陰。攻方城而折扃。優譙  
穎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時得賢而興治。叔祖考之邦壤。在幽人  
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迫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  
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斤澤而風靡。蹶坑谷而鳥  
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帶。旣尅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  
晏皇塗于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掃東齊而巳寧。指西嶠而將泰。值  
秉均而代謝。寔太業之興廢。心無忝于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  
哲之不伐。奉宏勳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盛績  
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秋於魯經。晉申好於  
東吳。鄭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曹門。將以塞於夷庾。納五叛以長  
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  
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  
拔山而傾湍。始颺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吝。忘卽

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殺義害嬰而慢豐。疑縹賢不策。夫位誰時。造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誅於末詞。陟亞夫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羸之崩網。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阜陵。猶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已之唐弱。置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饌。發卞口而游歷。迄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焚族之休剋。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已。驅信道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差。則不俟於終日。既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散葉莢柯。芳藹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相雖鳩之集河。觀鳴

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諦愁衿兮鑑戚顏。愁盈根而蘊際。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年。陶逸像於京甸。違險難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修檣而流漣。願關鄴之遙清。運華鑿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頌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宜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千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為侯。食邑五百戶。起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為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和。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

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  
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  
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耀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  
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  
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  
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  
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曰  
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  
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  
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  
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  
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

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  
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  
其辭曰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  
可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  
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  
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  
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為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為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意合夫能重道則輕物  
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為所樂古合宮衢室皆非  
留鼎湖汾陽乃是所居之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  
云云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陸機領成都眾大敗後云思聞華亭  
鶴喚不  
可復得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璇致  
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  
而寒暑均也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

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  
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蓋取諸大壯璇堂

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昔仲長願言流水高而不為巢穴斯免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

山應璩作書却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鈇

觀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栖

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溲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

孰嘉遜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

池自環竹木周布塲園在前果園在後應璩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

邱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員之美楊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

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鈇裂帛為

衣曰觀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確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

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

謂趙叢臺臺于前楚建章華于後楚之雲夢大中之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

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造音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

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草溱史起為魏文侯所起既水之所淇

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橋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謂戶有橘

袖之園長洲吳之苑圃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為苑圃

此園之珍靜千乘謙禧之所非慰止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

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

之神麗盡高樓之意得

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樓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

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風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

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捷清曠於山川

款跨紆縈縣聯邪亘側直齊平

直近界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滂閔圃黃竹決飛泉於百

仞森高薄於于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恣於近瀆

近南則會以雙

下處並有名山川西谿南谷分流谷鄆水賦入田口西谿水出寧縣西谷鄆是近山之最高峰者

西谿便是之背入西谿之裡得石溪以石為阻故謂為塚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

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燈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閔圃在石滂之東谿透迤下注良田黃竹與其連南界莆中也

流縈以三洲表裡回游離合山川愕崩飛於東峭繁傍薄於西吁

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雙流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于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成此洲漲表裡

接峰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

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元質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所壁小江北岸並

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畫休周分表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

濞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周回在西所北邊浦處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裡智亦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而常石

明五奧二嵩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苴越槽

谿之紆縈天台桐柏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奧皆相連接奇地所無高于五嶽便是

回迷不知其所適上欽崎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棲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

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巖漫石崒嶸對嶺崑孟分隔入極浦而遭

之裡松箴在雞棲之上緣江唐嶺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巖下都景輿經始精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峴漲緬曠島嶼稠沓山縱橫以布護

水迴沈而縈滉信荒極之綿眇究風波之睽合江從山北流窮上虞嶼謂

其南術之謂海為自谷王以其筆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峴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

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

生巖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帶于一處迴沈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合也徒觀

成衍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

宋書卷之七

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

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

客河靈懷慙於海若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峙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岬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巖勇門

以北上便大閘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懼於海若事見莊周秋水篇

爾其舊居曩宅今園粉權尚援基井具存曲

術周乎前後直陌蠹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

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茸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

戶以對遠嶺闢東窻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草

在宅裡山之東麓東窻臨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巖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阡陌縱橫塍埒交

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

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規節遞甄遞孰供粒食與飲謝工商與

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許山云飯鼠飲水不過滿腹人坐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資乎

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

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慈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

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泚取水月之歡娛且延陰而物

清夕棲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思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

澗出源入湖故曰濬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作洲洲言所以紆餘也水草則萍藻蘊莢藿蒲芹蓀蒹菰蘋蘩蘩

苻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

續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闕必充給而後塞豈蕙艸之空

殘卷破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

愛還舉出離騷破弦是采菱歌江南是和曲云江南采蓮秦箏倡兼菰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鱉蘋蘩苻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具敘本草所載山

澤不一露桐是別和緩是悉叁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竝稱而殊

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蓀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柏萬

代而不殞茯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帶茂素蕤於紫枝既住

水草

本草

竹

木

魚

鳥

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

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燒出藥甚多

核桃杏仁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

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柏實免絲實女貞實蛇木實蔓荊實藜實也二冬者天門冬三

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文子卷

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芬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

振而清氣玄指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葭上林與淇澳驗東南

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鷺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

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

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升箭細

依水生甚細密吳中以為宅接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椽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奇之流也修竦  
便媚蕭森蔚皆竹貌也上林關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高梢之竹箭唯  
此地最高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鷺棲食之所崑山之竹任為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其本則  
均者吹之為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其本則

松柏檀櫟

桐榆檠柘穀棟楸梓檉樗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

高沃培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于仞而掛虛麥岡上而喬竦

陰澗下而扶疏浴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澗華吹水而增光氣

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蔥蒨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

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春曰岡岡之間下長谷積石

亦繁飛泳騎透胡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削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

敦草木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相種古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類既繁不  
可根源但觀其親狀相且音聲則知山川之好與節隨宜自然之數非可敦戒也

鱣鯨鮐鱮鱠鮓鮒鮃鮆鮇鮈鮉鮊鮋鮌鮍鮎鮏鮐鮑鮑鮓鮔鮕鮖鮗鮘鮙鮚鮛鮜鮝鮞鮟鮠鮡鮢鮣

藻戲浪汎符流淵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鯉乘時以入

浦鰾鯽洽瀨以出泉鰾音優鰾音禮鰾音附鰾音紋鰾音寸袁反鰾音脫鰾音連鰾音比

雞鵲繡質鷓鴣綬章晨晃朝集時鷓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莫

生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

上參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

鵲音昆鵲音洪鵲音左傳云六鵲退飛字  
如此鳴音下笠反鷓音秋鷓音路鷓音仔

此四鳥並美采質是音符野鴨也常待晨一而飛鷓音已消反長尾雉也論語云山梁雉雉時哉時

海上鳥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鳥以為神也古尹見左傳朔禽鴈也寒月轉往衡陽禮記霜始降鴈來賓歲莫云鴈北向政是陽初生時其生歸北霜降客南山雞映水自翫其羽儀者

則後獾狸獾狂得猥猛山下則熊羆豺虎獬鹿麋麀擲飛枝於窮

崖踔空絕於深礪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後音表彈音魂理音力之反權音火丸反并音

不投置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

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

撫鷗鰕而悅豫杜機心於林地八種皆是魚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歎永廢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

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

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圃雖粹

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峰冀振錫之息肩庶登玉

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專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賈誼中庸云其承嘉惠敬承亦此之

流聚落是墟邑謂歌哭諍訟有諸諠譁不又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養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真神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苑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登王香積寺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復溫則

可待為已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

之日用也

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

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

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本納萬代

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

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會者既不以麗為美所以

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

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

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寞實是得道之所也

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

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

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



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

妻于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

中路高樓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在西方相遇之欣賞以一日為千載猶恨不早

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

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覬其若

驚陵名山而屢憇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

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此一言敘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

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

師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者亦其師必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頽形也詳周云和以天

兒兒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於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焉彭邈然有間也

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

篲擿箚于谷揚勝所拮秋冬蘊獲野有蔓艸獵涉夔莫亦醞山清

介爾景福苦以木成甘以播熟慕榘高林剝芟巖椒掘舊陽崖適

辨陰標晝見蹇茅宵見索綯芟菰翦蒲以薦以芟既圮既品狀

不一其灰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栗備物為繁略載

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峒阻絕

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處所南山則夾淥二

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群峰參差出其間連岫復陸成

其坂眾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端凌

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負蠻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杭北

頂以葺館設南峰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窻前因丹霞

以頽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之未牽鴻翻翥

而莫及何但鷲雀之翩翮沈泉傍出潺湲於東檐築壁對峙砢礧

於西霤修竹葳蕤以翳蒼灌木森沈以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

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喂岫夏涼寒燠隨時取

適階基回互棨櫺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卽回眺終歲罔斁

父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滿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

月食鬱及蕪穢涉宇出爾雅木木酒味甘播播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播治麻核木治痰冷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若迺南北兩居水通陸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音音倩採以為潔音音抄採以為飯採蜜撲栗各隨其身也

優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遐逸於人群長寄心於雲霓

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矚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流以為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

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登鄧青翠相接雲煙霄路始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

南池東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于竹逕半路瀾以竹濕瀾既入東南傍山瀑展轉幽奇

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為鄧正北狹處踐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枕壑下則清川

如鏡傾柯盤石被噴映渚西巖帶林去澗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窗對

山仰眺曾峰俯鏡濬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迥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戶綠崖下者

密竹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遠嶺四山刊削溪澗

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嶢曲之好備盡之矣周回開築此焉居處細

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山列其表則傍緬為異觀也因以小湖鄰於其

隈眾流所湊萬泉所回沉濫異形首苾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

沈濫肥苾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形勢

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

眺曠矣悠然及其三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

沙以積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木映暖而結藪逕南澹

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

過自井

瀾瀾便是水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山川澗石州嶠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

山匪硯而是岵川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

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

則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峰則

群竦以巖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

咸善殊節而俱悅土山載石曰岵山有林曰岵此章謂山川眾美亦不必有故摠敘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春秋有待朝

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着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

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

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謂寒待綿纒暑待絺絰朝夕飲食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講養生研書敷文皆

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為左右揚較而陳之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

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壇榛園橘林栗

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榭梅流芬於回巒棹

柿被實於長浦

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椶樹園楊維蜀都賦云橋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橋柳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梨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穎諸

處故云吐町所藝合藥藉芳。藜藿蔓薺葑菲蘇。豈綠葵春節以懷露。

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蔥標倩以陵陰。春藿吐召以近陽。對非見詩柏舟中管子曰北伐

山戎得寒蔥庚闡云寒蔥挺園灌疏自供不得外求者也弱質難恒頹。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承清

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採石上

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

洞穴。訊丹陽於紅泉。此皆往年之藥即近山之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

有來。近眾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

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於

南倡。歸清暢於北杙。非獨愜於予情。諒愈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

群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兮常熱。

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惕曾臺兮陟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

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乘此

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杙者法師。山中寂靜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得清和以為適也。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

之盡。吝景之權。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始化。收

危形於將闕。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觀騰翰之頽頽。視鼓

鯁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

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救萬族之險難。水陸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為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哲人不存。

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袞。見柱下之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

未散之全樸。救已頽於道術。堊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

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

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

覽。竝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

將勝者。金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伊昔韶甌。實愛斯文。援紙

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沈闕尋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性以永終朝。若迺乘攝持之告，許養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道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塞芳。

萊庇蒙以織畚，皓棲商而傾志。瘠寢茂而敷詞，高居唐而高居唐而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

晉字臺依，岷而穴墀。咸自得以窮年，助貞思於所遺。老子云：善攝生者，

待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皇下衰，賓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于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欲泉，齊桓公逐鹿入山，人之涓子隱于宥山，好餌木，告由陽琴心三篇。庚系偏得老子之道，居嶺巖之山，楚狂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于是遂游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無鬼，嶺巖魏侯勞之，問先生若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神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茅粟，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織畚為業，四皓避秦亂入商谷，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

山居賦

身不及梁伯，亦為隱。朝陵山中，耕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堂亭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上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暨其窈窕幽深，寂寞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蓋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三五通然後可踐。覆耳故停筆絕簡不復多云，與夫賞音悟大此音也。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為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

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實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竝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堇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

南史筆作

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  
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自中原喪亂，  
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群生，將欲盪  
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  
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  
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  
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絳河三千，翻為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  
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淩逆，  
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  
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為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遂師隴外。東  
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  
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  
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  
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  
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為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  
前代，類以兼弱為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  
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  
謀。昔魏氏之疆，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拓開吳蜀，亦  
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  
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目就盡。但長安違  
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  
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  
其困。下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飢渴。注心南雲，為日已  
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

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為易責在得時器械既充眾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疆富之實昭然可知為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裡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鼉錯與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同

斷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

上書止此

四友

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以族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顏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

視疑見

尊

南史內下  
布史

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外為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  
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  
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  
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滌鬚髮欲以媚側室青青  
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  
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  
為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  
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為念廬陵王紹興  
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  
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苦不  
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

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

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  
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  
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  
後顓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太祖令州  
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  
得回踵又求始寧岓嶼湖為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民正  
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顓遂構讐隙因靈運橫恣百姓  
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  
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  
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  
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喑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

南史作  
休正作  
政

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  
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  
事及見顛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  
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  
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  
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群或勇冠鄉邦劍客馳  
遂未聞俎豆之學欲為逆節之罪山樓之士而構陵上之豐今影  
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妄其生實悲其痛誠復  
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歎仰憑陛下天鑒  
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  
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賜秩  
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

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

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送廷尉  
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眾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  
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豐累仍誠合盡法但  
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  
將宗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邨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人還  
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一人姓趙名欽  
山陽縣人云同邨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  
同邨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  
力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志如意  
之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飢饉緣路為劫盜有司  
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



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送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在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子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六臣注  
文選注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紆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文選注  
右

印

文選注

三

六臣注大雅  
人作靈均  
來下有文  
年代立文  
相持而十  
大選元知字

丙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  
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听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  
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  
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  
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言呈國朝文商全  
我異計姑意曠  
具以一世之士各  
固是於計野之結  
自對至麟四百繪  
平輟入木于文  
韻三變賦成江  
為以之言莊

書卷六十八

傳第二十八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又領司州  
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荊州之義陽諸軍事永初元年封彭城王  
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軍二年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  
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卽位增邑二千戶進號  
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

魏書卷六十八  
傳第二十八

南史康上  
有義

南史康下  
義康授用

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給班劍  
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  
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  
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府並  
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眾  
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為長  
史既素經情欵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動事宜莫不咨訪之  
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為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  
年太妃薨解侍中辭班劍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侍中班劍  
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  
自已生殺大事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  
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

南史康下  
入侍三  
作殺

南史康下  
甘作柑  
下同

府門每日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  
一聞必記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聰明人  
物亦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  
皆引入已府無施及忤旨即度為臺官自下樂為竭力不敢欺負  
太祖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續者相係  
義康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  
不解衣內外眾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辟召  
掾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  
率心逕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  
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  
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  
書僕射殷景仁為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衰

南史義康作湛濬作

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為太祖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為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為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太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威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聞之而斌等既為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欲傾移朝廷使神器有歸遂結為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終奉國不與已同志者必構造愆疊加以罪黜每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內外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為丹陽尹言次啟太祖陳其家貧上覺其旨義康未卒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

南史湛有擬太作大

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啟太祖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倉卒曰我已用王鴻自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太禍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中兵參軍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等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皆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並由胤秀而進懷明曇泰為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劉湛黨也其日刺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豐義康上表遜位曰臣幼荷國靈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鄙寵授遂崇任總內

按上作孔邵秀此作邵邵皆作邵字為是

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  
及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  
猷載靜養豐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悚若懼谿壑有何心顏而安  
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持節  
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  
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  
所言上又遣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  
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為義康所暱劉斌等害其寵  
讒斥之乃以斌為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司  
徒王簿謝綜素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參軍左右愛念者並聽隨  
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  
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水忽

南史扶令作 泗溢野雉江鷗並飛入所任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

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  
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儲嗣魏尚  
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爰益之  
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  
追悔無及臣艸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  
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  
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開大道  
之門揆殊逸于巖穴招奇英於側陋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  
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天網沈鱗於溟海況於彭城王義康先  
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服恩絕於內形隔於  
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

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王有生之所憐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怵莫不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事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

閱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盛歟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覺廬陵王旣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難辨是非易贖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爲已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況書言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楊子雲曰禍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遭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言以爲警戒矧今覩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

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於京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啟違憲於國，爲非請卽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上後，久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稽顙，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曄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

心凌上，結朋樹黨，苞納凶邪，重疊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仁愛，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撓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舊矜，釋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方啟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伺隙，不忘窺窬，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永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羣醜，千里相結，再議宗社，重闕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曆方永，故姦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惡，況義康豐深二叔，謀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亢女，始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

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  
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  
前吳平令袁暉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  
衆據郡復欲奉戴義康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  
言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豐深重罪不容戮  
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  
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說言同衆悞悖微幸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  
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  
微古今所務況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  
之邊表庶有防絕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事未行值邵  
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止虜異志者或奉義康爲亂世祖  
時鎮彭城累故宜爲之所太子及尚書口僕射何尚之並以爲言

南史龍作

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

六疑七

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  
以侯禮葬安成六子允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侯食邑七  
百戶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殺之世祖大明四年  
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曰父凶滅無狀孤負大明存荷優養沒蒙  
加禮明罰羽山未足救法烏烏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糜骨  
鄉壤詔聽并加資給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  
聞忝祖遠之猶惑慮親降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啟方  
宇阜陵愆屏身選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背昧姦回自貽非命  
沈魂漏籍垂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  
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早違盛化眾女孤弱永淪黜首  
卽情原豐本非已招感事哀榮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



澤軍被慈育羣生仁被泉艸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荻榮  
施污壞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宏觸靈威伏紙悲悖詔曰太宰表  
如此公緣情遣遠覽以增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  
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橫罹凶罹可特爲  
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爲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竟陵王食  
邑五千戶仍拜右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  
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  
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  
常侍給鼓吹一部時竟陵羣蠻充庠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又領  
石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郡諸事  
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遠詔

列武

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  
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  
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  
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州刺史都  
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  
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  
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  
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  
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  
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  
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  
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

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為護怨非但一謂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為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晷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退太祖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立以義宣為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眾一千助為前鋒世祖即位以義宣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八人持節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進謚義宣所生為獻太子如封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蠻王食邑千戶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故是改授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為宜陽縣王義宣將佐已下並加賞秩長史張暢事在本傳諮議參軍蔡超專掌書記并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為丞相咨議參軍南郡內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司馬竺超民為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內史其餘各有差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既首荆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少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姓莫不係心於公

整衆入朝內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  
言而世祖聞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  
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袁州刺史徐遺寶使同  
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  
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  
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  
表曰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姓震  
主嫌隙湯構葶苴淳戚昭亮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  
天忘家殉國雖曆筭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而微疑  
莫監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紜溢聽諒緣奸臣交亂成是貝錦夫  
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寢處凶世甘榮  
醜勳妄生邪說疑惑明主誣罔視聽又南從郡僚勞不足紀橫叨  
天功以爲己力同弊相扇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勲高古賢魯  
爽協同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尚存劉安寢  
志孔父旣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狡規見誘召  
宗祀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顛墜咎在微躬  
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  
憤義夫效力戮此凶醜謝愆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二  
朝之遇臨表感愧辭不自宜上詔答曰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  
屯難家國卮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寃恥遠憑高竿共  
濟艱難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戚酬勲寔表心事批政闕職所願  
匡拯而嘉言茂聞末德先著勤王之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  
嶮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

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羣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識  
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昵讒醜還謀  
社稷雖履霜有日誼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理推誠  
暴於遐邇不虞物變難酬醜言遂驗是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  
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靈誓衆真造柴桑梟輓元惡以謝天下  
然後警蹕清江鳴鑾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  
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謂曾未朞稔復覩  
斯豐二祖之業將墜於淵仰瞻鴻基但深感慟太傅江夏王義恭  
又與義宣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  
絕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與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  
主幼臣強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覲難  
赴機未聞聖主御世百辟順軌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旣安之

日以此取濟竊謂六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  
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旣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丞相位極  
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表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  
宜唯意所欲褒升進益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  
帝慈育得及人羣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  
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於二叔世無鼂錯仍襲輒於  
七藩棄漢蒼之令絕遵齊罔之敗跡往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  
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迹踵皆曩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  
少無美行弟所具悉憑恃末戚並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倫伍籍  
西楚強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爲國  
寃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令據有五州虎兕出於匣  
是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於吾苦求北

出不樂遂西近磐桓湖陸示遣劉雍其意見可雍是徐冲舅適有  
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  
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為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念家國  
比者禍豐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前勲傳  
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悔聊  
希徃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羣風如林忠臣發憤  
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總督羣帥首  
加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  
遂溺茲說者天實為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義宣移檄諸州郡加  
進號位遣參軍劉湛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離州刺史朱脩  
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眾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  
是日大風船幾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怡為輔國將軍韶

鎮江陵遣吳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誅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  
既出拊膺曰阿兄誤大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  
陽與質俱下質為前鋒至雒頭聞徐遺寶敗曾爽於小峴授首相  
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書僕荷  
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剪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  
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並駭懼上先  
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郤月城營柵  
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伏對戰駭  
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謂無此理去年  
九月故遣參軍光僧瑗修書表心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  
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  
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

邪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  
非覲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  
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欵未亮於高鑑赤城幽志虛感於  
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教  
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  
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  
集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  
穀存與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乘  
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  
素新亭之勳莫與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謗不亦惑哉幸承  
乏夙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  
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奕

里輒屬韃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無所讓夫君道旣盡民  
禮亦絕執筆裁答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據姑熟爲大統偏帥鄭  
琨武念戍南浦質逕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  
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  
等戰失利棄壘渡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趨南  
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二十  
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  
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  
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燭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  
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  
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  
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

南史民作人  
下同

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脚  
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  
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  
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衆賓以臧  
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  
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  
竺超民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昏墊無復  
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  
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膝囊盛糧帶佩刀攜息怡及所愛妾五人  
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  
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  
北入虜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散盡唯餘怡及五妾兩黃門

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  
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送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  
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  
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  
朱脩之書曰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  
之誅猶或囚殺况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豐逼  
憂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  
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  
悚邊省心震傷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  
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  
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脩之至江陵  
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宗愷恢憬悒悒怡

南史已字  
在脩之下

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  
恢惔惔並於江陵墓所賜死恢悉達早卒餘並與義宣俱爲朱脩  
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參軍顏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並伏誅超濟  
陽考城人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  
事中郎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兗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超  
與前始寧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並爲興安侯  
義賓所表薦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恢字景度旣嫡長少而  
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除給事中義宣爲荆  
州常停都邑太祖欲令還西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頃之  
徵爲黃門侍郎元凶弒立恢爲侍中義宣起義劭收恢及弟愷惔  
惔憬恢繫於外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恢等曰禍  
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劭令煥殺恢

等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炬  
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並能爲諸君得富貴非  
徒免禍而已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自除侍中俄  
遷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宣并領湘州轉恢侍中  
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  
置衛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舉兵  
反恢與兄弟姊妹一時逃亡恢藏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  
廷尉恢子善藏與恢俱死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寵均皇子十  
歲封宜陽縣侯仍爲建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遷步兵校尉  
轉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常侍世  
祖以爲祕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其年轉  
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



南史蓋作

訊車投臨汝公蓋詡詡於妻室內為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封詡  
伏誅恢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謚曰悼侯宗封湘南縣侯憬封祁  
陽縣侯徐遺寶字石雋高平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為輔國將軍  
衛軍司馬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戍湖陸封益  
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既沒遣使以遺寶為征虜將軍徐  
州刺史率軍出瓜步遣寶遣長史劉離之襲彭城寧朔司馬明胤  
擊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離之復逼彭城時徐州刺史蕭  
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司馬夏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既至  
擊玄楷斬之離之還湖陸遣寶復遣使人檀休祖應玄楷聞敗亦  
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海郡界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  
夏侯祖權護人地以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為建武  
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謚曰烈子

地疑也

